

母親的武士

作者: 李維榕博士

日期: 2025年4月12日

原文刊載於信報財經新聞專欄<故事從家開始>

這個家庭老遠的從北方到香港來找我。但是在半途上他們改變主意，不想來了，又覺得不好意思取消，所以還是在約定時間出現。

我很好奇，本來找我幹什麼？怎麼途中改變主意？為什麼最後又來？

來的是一對母子，一個長得十分得體的中年婦人。她說長年受婚姻的折磨，讓孩子也不好受，現在想通了，她說：「我好，我兒子就好！」我想，既然想通了，也實在不必千里而來。

但是兒子卻有另一番說法。這個十九歲的青年人，眉清目秀，長得十分高大。他說：「母親被治療師洗了腦！我恐怕這次一來就回不去了。」

我不明白他的意思，母親怎樣被洗腦了？又怎麼一來就回不去？

據說父親本來打算一起來的，但是兒子不肯見他，所以只有母子前來。

孩子說：「從三歲開始，我就看着父母親的不和，我的父親是一個為達到目的，不擇手段的人。他在我很少時就搬到外地工作，兩地分居，我與父親很少見面。後來我與母親幾經艱辛，才說服父親逃到外國讀書，由中學到大學。但是心中創傷一直存在，我是沒有家的人！」

他又說：「母親始終放不下父親，無論他對她的傷害有多大，她都妥協。我媽完全不知道如何保護自己，我教她一定不可任人擺布，一定要有自己的尊嚴。她就是不聽，後來我絕食，才迫使父親就範。讓我們成功出國。」

孩子已經上大學，但是母親生病回國了，兒子也就跟着回來，接着就不肯回去上學。母親說是他不屑用父親的錢，他自己卻說：「我沒有把母親保護好，讓別人乘機而入！」

誰乘機而入了？

他說：「我覺得母親被心理治療洗腦了！」

哦？

轉介這個案的輔導員就坐在面前，青年人望着她繼續說下去：「每次母親與父親接受輔導回來，她都是滿懷希望；但是沒過幾日，又打回原形，變得哭哭啼啼。我看她的眼淚，由悲哀的哭，變成邪惡的哭，我真的受不了。心理治療不是讓人健康嗎？為什麼只會把母親變得更絕望？最後還不是由我來收拾殘局？」

原來他最害怕的，就是見到母親情緒起落。在他的下意識裡，母親的情緒最不可靠，失控起來，連他也隨着大起大跌。他的談話，死亡的陰影總是在字裡行間出現。後來才知道，他一直在警告母親說，如果這次她又情緒崩潰，他就拉着她一起去跳海，一了百了！他不停說這次可能回不去了，指的就是這個打算。相信母親也是被孩子的言談嚇驚了，所以不停向他保證：「我想通了，一定會好好照顧自己，不用你擔心了！」

可是母親這些希望為孩子減壓的話，只會讓他更加放心不下，甚至認為大人都在給他洗腦，怪不得他們在來見我途中如此猶豫。上一代的恩怨情仇，真的不是找人吐苦水就成。因為長久生活在家庭不和的氛圍中，看着母親或父親那鬱鬱寡歡的嘴面，孩子往往就會挺身而出，像變形金剛一樣，改變自己的形象，彌補家中缺乏的角色。

最常見的，就是像這青年人的例子，他取代了不能保護母親的父親，甚至要與母親同生共死。心理分析會認為這是典型的「戀母情意結 Oedipus complex」。我的老師卻稱這些男孩為「母親的武士」，他們的使命就是為保衛母親而戰；不幸的是，他們開戰的對象往往是父親。

我問青年人：「你自己的人生尚未開始，真的打算永遠成為母親的伴嗎？」

他十分乾脆地答：「我願意！」

他反問我：「為什麼不能保護母親？」

說真的，保護自己的母親怎麼會是問題？孩子的天性，就是保護父母。問題是，母子的情懷一旦發展到如此難分難解，孩子的自我發展就會受到很大的限制。但是人人都有自己的不同形式的情意結，我覺得不斷給青年人貼標籤也無濟於事。倒不如先去了解這個全部心思都放在母親身上的青年人，究竟還有沒有什麼其他興趣？

改變話題，才發覺這青年人的嗜好很豐富。他說喜歡作詩，而且是古詩。娓娓道來，真的很有心得。我告訴他，我很喜歡看「唐宋八大家」的電視片集，他說片裡很多典故都是錯的。說起詩詞中各種有趣的軼事，這個本來蒼白的孩子，變回一個很有趣的青年。

他感嘆：「我也想在世上留下一點我的存在！」

我們談得高興，我也就放膽向他開玩笑：「留下你的詩詞就好，千萬別跳海，別弄髒我們的大海！」

母親也笑着說：「如果他又吵着與我一同跳海，我就說：要跳自己跳，別拉着我！」

我們在笑聲中道別。

收到青年人寄來的詩詞，有點老氣，却處處反映他那找不到家的迷惘：

【疏影】

秋江靜泊。想愁人漸老，夜寒冥冥。

浮岫空濛，浸染霜天，恍然月色初覺。
嬋華不訴千般怨，但添得，三分離索。
自往來，無處還鄉，多似野雲寥落。
燕雀猶驚細雨。盼東風未悄，平事如昨。
舊夢情懷，舊日羈思，早與碧煙淡薄。
依稀卻看前朝暮，似悔憶，當時輕約。
算而今，鬢掛秋霜，把酒夜歸西閣。

【七絕】

綠野鄉鄰知此函，暮雲影裏下江潭。
閒中莫向閒人問，自在家山是客山。